

萨摩QQ

□陈鸣

QQ是条萨摩耶,男生。十年前,女儿要领养它时,我和她妈都反对。女儿软磨硬泡。我上网查阅资料,说萨摩耶“性情温和,对主人忠诚,性格憨厚,天使般的笑容”等等。图片上萨摩耶的笑容征服了我,遂答应女儿的要求。

可QQ来家不久,我们在享受它天使般笑容的同时,也领略了它凶狠好斗的一面。三个月不到,一岁的QQ打遍小区无对手。它标准的挑衅动作是:贴身居高睥睨小狗,将头架在大狗肩膀上肆意戏弄,对方如有不服立即开打。它恶犬的名号由此产生,我们压力挺大,出门总是用狗链控制好它。但还有

疏忽。一天晚上临睡前遛它,估计没事就放开由它撒欢。突然,QQ立定竖耳,我发现不远处新搬来的住户牵着他那只经常对它狂吠的京巴犬散步。我悚然一惊,咕嘟一句该死,欲控制住QQ,但为时已晚。昏暗灯光下它直扑过去。待我赶到时,狗主人正用狗链拎着京巴360度转着圈躲避,而QQ狂怒地跟着旋转的京巴跳跃着扑咬着。在我控制住QQ后,旋转的狗主人一屁股摔坐在水泥地上,大口喘气。事后到医院检查,狗主人尾骨严重挫伤。没啥说的,我们掏钱赔偿。

QQ性情为什么有别于其他萨摩耶?我抽空对它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。原来QQ第一任主人不详,第二任主人是一

家做水果生意的老板,此兄一心扑在生意上,QQ实际处在半流浪状态。它凶狠好斗的性格因此而来,不凶抢不到食。北门桥服装店李老板在路上发现了脏兮兮的QQ,恻隐之心大发,收留了它。李老板告诉我,QQ似乎感到寄人篱下,任由他家原有的一条喜乐蒂牧羊犬欺负,但在外却讨好地帮它出头打架。几场架打下来周边各种犬纷纷臣服,只要QQ跟着,胆小的喜乐蒂出门也踏着碎步昂首挺胸起来。如不是照顾两只大狗太累,他还真舍不得将QQ送给我女儿。

QQ凶狠好斗的性格,在2016年秋天戛然而止。这一年它十岁,已步入老年,毛色泛黄,上下门牙各掉了一颗。与小

区外的狗打斗,它已心有余而力不足,经常累得气喘吁吁。而最后击碎它那点残存自尊心的,是小区里新来的一条年轻力壮的猎犬。也是一天晚上临睡前遛它,那条猎犬的突袭使QQ猝不及防一下被扑倒。随后我就听到它凄惨的叫声,十年了第一次听它惨叫,我心痛同时竟然还有点幸灾乐祸。

这以后,QQ的性情大变,任何一条狗迎面而来,它总是怯生生地躲避它们。没有我们的陪伴它绝对不敢出门。看它凄惶的样子,我摸着它的头说:你小子过去仗着年轻力壮欺负别的狗狗是不对的,“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”,你懂吗?QQ扬起脸疑惑地望着我,摇了摇尾巴,我不知它听懂了没有。

微观

○○○

旅行

刘新宇

坐在书房里,随手翻一本《徐霞客游记》,看着看着,顿生羡慕之心。他的足迹遍及当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,“达人所未达,探人所未知”。所到之处,探幽寻秘,看到的都是新奇事物。徐霞客是用双脚一步步丈量所经之处的,他的旅行是自主的,可以随时停下来观看感兴趣的任何事物,想停多久停多久,住下也行。

旅行并不需要许多,一颗壮游天下的心最重要。旅行需要的也不少,比如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感受美的灵魂,以免看到什么总是茫然,让艰辛的跋涉大打折扣;还有诗意的情怀和与万物对话的童心。如此方能在行走中有所得有所拾,真正融进山山水水风景的内部,与之对话。

纸上得来终究浅,须知此事要躬行。想好了,我便离开书房,打点行装,出发!

每天独处半小时

吕秀如

独处不是孤独,而是指一个人单独呆在一个地方,静静地拥有一个空间,没有任何人来干扰,一个纯粹属于自己的时间段。独处在如今这样一个年代是重要的。每天独处半小时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,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。曾目睹过很多忙碌的狂人,他们真的很忙,坐在车上,电话不断;睡在床上,电话不断、计划不断,甚至连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中的某个问题,几乎没有一分钟是清静的,是清闲的。

每天独处半小时,这个时间不是很短,也不是太长。我们能够承受得起,也能够消受得起。独处是美好的,是心灵休憩的需要。独处是回归心灵的时刻,是回归本我的好方式,有的人太喜欢热闹了,要么身边跟着一帮人围着自己转,要么自己跟着别人转。没有一点独自拥有的空间,这是很可悲的。

初心

胡倩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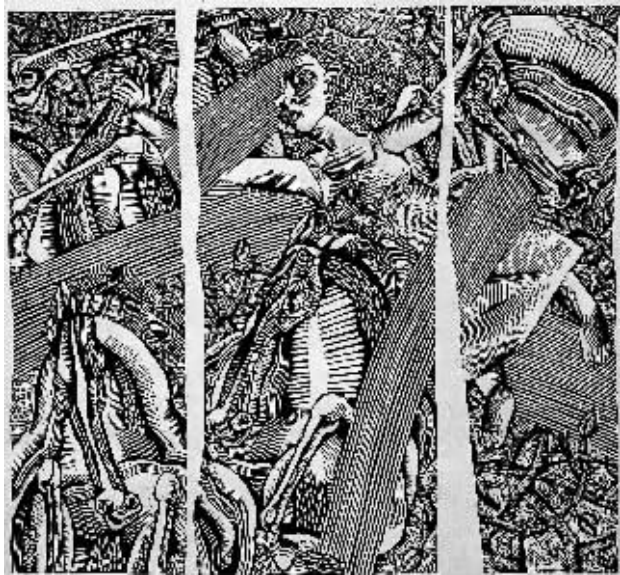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中,有些人喜欢跟他人讲情商,并以此为傲。然而他们所谓的情商实际上都是伪情商,也就是厚黑学所鼓吹的那一套。

阿根廷插画师阿尔·玛格朗画过两幅插画,其中一幅是《今天要佩戴哪一副面孔》,另一幅则是《虚伪的交际无法令人开怀》,寥寥数笔,直击人心。现实中有不少人就像溪中的石头,在流水年深日久地冲刷下,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棱角,变得世故而圆滑。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为什么来这儿,活着活着就抛弃了初心,甚至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一类人。这无疑是一种悲哀。

不要让生活的沧桑苍老了你的内心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267号



《飞翔》黑白木刻 康宁

布帘风扇

□傅炳立

四十多年前,南京大马路上的剃头店不多,当时下关整条热河路上不超过3家。人伏之后,进店剃头的多数是60岁左右的老头,还有我们这些10岁上下的娃儿。伏天天热,头发长一点就觉得热得难过,去剃头店剃一下,就凉快多了。老头多数剃的是光和和尚头,我们男娃儿剪的都是马桶盖。老头剃头的时间最长,剃过还要掏耳朵、捶背,舒服死了。除了剃头,老头们还要享受一下大吊扇扇出的凉风。

能装大吊扇的剃头店都是公家开的,在马路两边,老远就能望见,天热剃头还要排队。躲在巷子里头的小店,都是会剃头手艺的人偷偷摸摸开的,房子是自家的,没有多余的钱装大吊扇,装了也用不起。为了招揽生意,就自己动手扯布做布帘子风扇。先去布店扯一块灰色的厚棉布,拿到裁缝店找裁缝做一块布帘子,

乡村不言谢

□曹春雷

前不久,开车回乡下,刚下过雨,路很泥泞,在村口,车滑进一个沟里去了。几个在柏树下乘凉的村人过来帮忙推车,好在沟不深,很快就上来了。我感激地说,叔,大爷,谢谢了。他们看了我一眼,说,这孩子,咋这么生分呢。

我对自己说出的“谢谢”,也感到别扭。就像我最早时曾经在说着方言的乡亲们面前,说着一口格格不入却自以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。

何必言谢呢?村人不言谢。奎山大爷曾丢过一次牛。全村人都帮忙去找——那时村里有六十多户人家。去岭上,去外村。正午时,牛找到了。奎山大爷没有对帮忙的村人说“谢谢”,只是说,到饭点了,谁也不能走。于是都留了下来。女人们帮着奎山婶做饭,男人们坐了好几桌。大碗

索画

□伊尹

父亲的画室,常有一种朋友前来拜访。坐定后开始喝茶,赏画,聊艺术,还聊家常,做足一切铺垫,这才开口。父亲方知,其此行目的就是为了讨画。

有一位二十多年没见的老朋友,听说父亲开了画廊,一日突然登门,拎了几只样貌无精打采的桔子,先是寒暄旧情,再热情问了近况,循序渐进一番,这才道出此行目的:女儿结婚,客厅缺少一幅画,因此想讨一幅画走。朋友来之前做足了准备,丈量好客厅沙发后的墙面有多大平米,沙发与家具又是什么颜色,说明配搭一定要完美与和谐,因为毕竟是新房嘛,不想留下遗憾。

这位朋友的日子过得可谓滋润无比,女儿的公司都开到了美国,他的汽车是进口的,住宅是别墅,单是别墅中客厅的欧式壁炉,就花了十万多,可是对父亲的油画,他表明只是索要,分文不付。

父亲婉拒了这位旧友。第一次被婉拒并不死心,他又来了第二次,再次被拒之后,终于有了些自知之明,愤愤不平,友情殆尽。后来父亲听说他到底

还是从别处索走了一幅画,国画,这和他女儿欧式风格的客厅肯定不搭。但是,不要钱啊。

有一位工笔画画家,新年前记者来家中访问,一切都和谐,只是美女记者临走时开口向画家索画,画家对记者顿时再无好感。

对理直气壮的索画者,要学会断然拒绝与自我保护这些最基本的防护,郑板桥的声明对这类天敌直击有效:凡送礼物、食物,总不如白银为妙。送现银则心中喜乐,书画皆佳。句句都是大实话,并能够为自己免却许多的麻烦与损失。

齐白石虽是艺术大师,但他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将自己定位为画匠与手艺人,靠卖画吃饭,所以一切都按照买卖场上的规矩办事,家中客厅挂有亲笔书写的收费标准,明码标价,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,并且不带讲价的,收费态度颇有板桥遗风。

书画之作与耕作的道理相同,天下没有白来的劳动成果,全都要付出复杂与艰辛的过程以及成本,讨要字画须得付费,天经又地义。当索字索画一族明白这个道理时,社会人情之文明,会因此迈进一大步。

喝酒,大口吃菜。菜是自家种的,酒是自家地瓜干酿的。

我父亲去世后,我家曾被别人偷去几只鸡。那时,我家没有院墙。母亲就筹备着将院墙建起来。物料齐全后,我大爷和三个叔开始动手砌墙。村里在家的壮劳力都来帮忙。完工那一天,我家院子里、街上,摆了好几桌,热热闹闹。菜是白菜、土豆、茄子之类的家常菜,酒呢,依然是桶装老白干。母亲也没有对大家说“谢谢”。

村里有人家有事,很久没去田里了,有一天扛着锄急急去田里,却发现自家的地已经被锄过了,肯定是邻近田地的主人来锄地时,看着草荒得厉害,就顺手帮着锄了。这家人也不会跑上门去说“谢谢”,只是在下次锄地时,帮他家一块锄了。

不说“谢谢”的村庄,人情味却很浓。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村庄。